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阿里斯托芬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奥里根 Daphne Elizabeth O'Regan ● 著

雅典谐剧与逻各斯

《云》中的修辞、谐剧性及语言暴力

Rhetoric comedy and the Violence of
Language in Aristophanes' *Clouds*

黄薇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阿里斯托芬注疏集

雅典谐剧与逻各斯

《云》中的修辞、谐剧性及语言暴力

阿里斯托芬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堪称独一无二。他的笔下不仅有严肃的幽默和深刻的政治意涵，也有幽美的抒情段落和肃剧式的吟唱。就雅典城邦戏剧的形式而言，堪称集大成者：舞台剧、城邦政治教育、节日狂欢，阿里斯托芬把他们结合得完美无比。

《云》因为塑造了不同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而更引人注目。从而是理解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

按照阿里斯托芬自己的说法，《云》是他最聪明的剧本，具有新颖的形式，新鲜观念和独创精神，是一部节制的谐剧，是纯洁新颖的上乘之作。今天的我们如果不仅把它视为谐剧作品，还把它视为政治生活的文学产物，将之放到雅典民主时代的背景，进而放到整个思想史的背景，那我们肯定会对阿里斯托芬有更恰当的理解。

ISBN 978-7-5080-5906-8



9 787508 059068 >

定价：29.00元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阿里斯托芬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雅典谐剧与逻各斯

《云》中的修辞、谐剧性及语言暴力

Rhetoric comedy and the Violence of
Language in Aristophanes' Clouds

[美] 奥里根 Daphne Elizabeth O'Regan | 著

黄薇薇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谐剧与逻各斯:《云》中的修辞、谐剧性与语言暴力/(美)奥里根著;黄薇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8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 - 7 - 5080 - 5906 - 8

I ①雅… II. ①奥… ②黄… III. ①阿里斯托芬(约前450 - 前385) - 喜剧 - 文学研究 IV. ①I545. 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5553号

Copyright © 1992 by Daphne Elizabeth O'Regan

This translation of *Rhetoric Comedy and the Violence of Language in Aristophanes' Clouds, Second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阿里斯托芬〈云〉中的修辞、谐剧性及语言暴力》第二版译本,英文版首印于200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 - 2006 - 0512号

雅典谐剧与逻各斯

——《云》中的修辞、谐剧性与语言暴力

[美]奥里根 著

黄薇薇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0年8月北京第1版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8.5

字 数:245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 (Hermeneutic) 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缘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阿里斯托芬集”出版说明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古希腊的 tragedy 译作“悲剧”，其实并不恰当，因为 tragedy 并非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戏剧。trag-的希腊文原意是“雄兽”，-edy(ἡ ᾠδή[祭歌])的希腊文原意是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合拼意为给狄俄尼索斯神献祭雄兽时唱的形式庄严肃穆的祭歌，兴许译作“肃剧”最为恰切——汉语的“肃”意为“恭敬、庄重、揖拜”，还有“清除、引进”的意思，与古希腊 Trag-edy 的政治含义颇为吻合。古希腊的 Com-edy 的希腊语原意是狂欢游行时纵情而又戏谑的祭歌，与肃剧同源。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假面歌舞表演，这种狂欢游唱形式后来发展成有情节的戏谑表演，译作“喜”剧同样不妥，恰切的译法也许是“谐剧”——“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肃剧严肃庄重、谐剧戏谑浅俗，但在歌队与对白的二分、韵律及场景划分等形式方面，肃剧和谐剧基本相同。虽然约定俗成的译法即便不甚恰切也不宜轻举妄动，但如果考虑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光景，来日方长，译名或术语该改的话也许不如乘早。

以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50—前385)为代表的雅典谐剧，确切的称呼应该是阿提卡“旧”谐剧，其全盛期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年间，兴衰都在雅典城邦，与城邦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雅典城邦政治的产物，同我们今天所谓的喜剧不是一回事。希腊化时代之初(公元前4世纪末)，出现了以米南德为代表的谐剧，史称古希腊新 Com-edy。这种取消了歌队的新型 Com-edy 兴许倒可以称为“喜剧”，因为，其题材主要是对人性的大大小小弱点的搞笑式讥讽。这种戏剧形式经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茨(Terenz)传承和发扬，在近代又孕育出莫里哀和莎士比亚等后继者，一直延续到现代西方的滑稽剧或轻歌剧里

的插曲。阿里斯托芬的 Com-ed-y 看似轻松、打趣,实则“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内容非常严肃,具有“振危释惫”的精神品质,与修昔底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具有同样的经典地位。歌德称阿里斯托芬是“美惠女神无教养的情人”,实属轻佻之言——古典学家尼采慧眼独到,他断言柏拉图的枕边书一定是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实际上,阿里斯托芬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堪称独一无二,因为,没有谁仅凭写谐剧而成就为思想大家。即便作为戏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才华也不亚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等肃剧诗人,他的笔下不仅有严肃的幽默和深刻的政治意涵,也有幽美的抒情段落和肃剧式的吟唱。就雅典城邦戏剧的形式而言,阿里斯托芬堪称集大成者:舞台剧、城邦政治教育、节日狂欢结合得完美无比。

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今存十一部,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罗念生先生就致力翻译,一生译成六部剧作(见《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加上周作人先生的《财神》译本,杨宪益先生的《鸟》译本和吕健忠先生的《利西翠妲》(台北:书林出版社,1989)译本,早在二十多年前,阿里斯托芬剧作的汉译就大体已备,晚近则有张竹明先生的全译本(译林出版社,2007)——“阿里斯托芬注疏集”追慕前辈德范,务求在版本对勘、汇纳笺释、诗行编排等方面再图精进,广采西方学界晚近研究成果编译义疏性专著或文集,为我们的阿里斯托芬研究提供踏实稳靠的文本基础。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8 月

中译本前言

公元前423年,在前一部作品《骑士》大获全胜之后,^①阿里斯托芬雄心壮志地在城市酒神节推出了他精心打造的“新”谐剧《云》,但观众不懂得欣赏,不能透彻地理解(《马蜂》1046),给他颁了尾奖。事后,阿里斯托芬对剧本做了大量修改,我们看到的便是修改后的版本。

相对于阿里斯托芬留下的其他10个剧本而言,《云》因为塑造了不同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而更引人注目。事实上,根据柏拉图的叙述,苏格拉底正是因为舞台上受到阿里斯托芬的指控——不敬神和败坏青年,才在25年后(即公元前399年)以同样的罪名被雅典人判了死刑(《苏格拉底的申辩》18a4-d3)。因此,《云》是探究苏格拉底之死的重要线索之一。另一方面,色诺芬也温和地反驳说,苏格拉底哪里是阿里斯托芬说的那样,苏格拉底不仅虔敬还注重培养青年的德性(《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1-2章),因此,《云》是理解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是,按照阿里斯托芬自己的说法,《云》是他最聪明的(σοφωτάτη 522)剧本,具有新颖的形式(καινὰς ἰδέας 547)和独创精神(εὐρημάσιν 561),他在剧中播下了最新鲜的观念(καινοτάταις,《马蜂》1044),期望(νομίζομεν, νομίζω的祈愿式, 520)聪明的(σοφός 520)的观众能够欣赏,并颁给他头奖,但观众却辜负了他的苦心(ἔργον πλεῖστον[最卖力的作品], 524)。他还说,《云》是一部节制(σώφρων[清醒的、明智的、节制的], 537)的谐剧,没有挂“皮

^① 《骑士》在公元前424年的勒奈亚节上得了头奖,这也是阿里斯托芬亲自执导的第一个剧本。据说,克勒翁因为受了侮辱而怀疑阿里斯托芬的公民身份,控告他“非雅典公民”。但这个剧本对观众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此之后仍然选择了克勒翁做执政将军(《云》581-582)。

制的通红的阳物来逗引孩子们发笑”、没有“嘲弄过秃头人”、没有“跳过下流的舞”、没有“请出一个老头儿在对话中拿拐杖打人”也没有“举着火把跑进来,没有哎呀哎呀地叫唤”,因为“她只是信赖她自己(αὐτῆ),信赖她自己的诗词(ἔπεισιν)”(538-544)。换句话说,阿里斯托芬认为《云》是他纯洁新颖的上乘之作,《云》的价值在于她的语言。但矛盾的是,这部“语言剧”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而且,修改后的《云》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低俗猥亵的场景,并且最后一幕上演的正好是追追打打的哭闹结局。难道,阿里斯托芬真的如此健忘?还是他修改得太过仓促?抑或是别有深意?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云》与“语言”的关系都非同一般。本书作者便紧紧抓住诗人在插曲中的自我评价,把目光集中于“逻各斯”,跃出苏格拉底的解释光环,选择语言在城邦实际生活中的遭遇这一视角,试图理清《云》的谐剧脉络,以期解释阿里斯托芬的失败和自相矛盾之处。

作者在序言开篇就提出了谐剧诗人的局限——讨好观众,而讨好观众的手段就是逻各斯,也就是说,诗人的言辞只有满足了观众的需求才能获胜(页3)。但是,第一部《云》的遭遇却告诉我们,阿里斯托芬遭到了惨败,也就是说,诗人单凭逻各斯没能取得胜利。

阿里斯托芬以为他的观众聪明老练,便抛弃传统谐剧中很多猥亵和暴力的场面,转而使用纯粹的语言机智。这个早期的尝试失败了:仅靠逻各斯不足以争取观众,也不能让诗人获胜。(页5)

纯粹的语言快乐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观众把胜利颁给了阿里斯托芬粗俗对手的滑稽谐剧,这就说明,观众放弃了语言本身带来的快乐,选择了能满足身体欲望的低级乐趣,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阿里斯托芬的失败,在于他忽略了观众的本性(同上)。与此同时,人的本性又是相通的,观众的本性也就等同于剧中主人公斯瑞西阿得斯的本性,那么阿里斯托芬失败的理由也就与苏格拉底别无二致,他们俩都忽略了人的本性(同上)。由此,作者把逻各斯(修辞力量)与人的本

性(自然暴力)作为切入点,试图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剧中的谐剧场景作为解读整个剧本的主要线索。全书以线型结构布局,分为十章。第一章提供解读的依据和背景;其后各章逐幕甚至逐行解读文本,揭示剧本与逻各斯的关系;最后一章得出结论;附录则论述《云》前后两个版本的特征和区别。

按照作者的分析,逻各斯成了推动剧情的主要线索。《云》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斯瑞西阿得斯在夜里辗转难眠,哀婉叹息,因为他的债主要将他送上公堂,他担心自己会因为笨嘴拙舌而失去财产。在反省自己的困境时,他把根源追溯到媒婆身上,因为她的怂恿,他娶了不该娶的富家千金,更不该在妻子如簧之舌的诱骗下,生下一个败家子。但是,他又因为不善言辞,在给孩子取名字一事上与妻子发生争执,再次做出妥协。但妻子的言辞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孩子完全承袭了母亲奢侈挥霍的生活习性,爱上了赛马,溺爱儿子的他为此债台高筑,陷入绝境。如今,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躲避债主的追讨。于是,斯瑞西阿得斯想到了苏格拉底,想到了他的思想所和他的理论,因为他传授修辞之术,只要付钱给他,他就能教人用不义之辞颠倒是非,打赢一切官司。但是,斯瑞西阿得斯年老呆弱,他担心自己没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央求儿子去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和往常一样遭到了失败,因为他的话没有说服力。不得已,他只能自己去思想所。在见到苏格拉底之前,门徒给他说了很多思想所里的秘密,这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半死”之徒,他们的奇思妙想更加深了斯瑞西阿得斯认为他们可以帮他打赢官司的信心。在苏格拉底正式给他上课之前,苏格拉底先给他解释了打雷和闪电等自然现象的原理,取消了宙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随后让他见到了修辞的保护神——女云神。在斯瑞西阿得斯向云神保证为了学习修辞之术可以排除万难之后,苏格拉底开始传授他关于语言的知识。但是,无论是韵律还是节奏,斯瑞西阿得斯都无法学会,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身体欲望,苏格拉底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思想所。无奈之余,他请求云神的帮助,云神建议他把儿子送来。这一次,斯瑞西阿得斯居然用孝道说服儿子就范,苏格拉底接收了斐狄庇得

斯,却把后者交给正义之辞(Δίκαιος Λόγος)与不义之辞(Ἄδικος Λόγος)。^①这两种说辞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较量之后,在斯瑞西阿得斯的坚持下,斐狄庇得斯选择了跟随不义之辞。儿子学成归来的当天,斯瑞西阿得斯居然用自己在苏格拉底那里学到的几分本事赶走了债主,但是却因为在宴会上唱何种歌曲与儿子发生争执,儿子为此事打了父亲,并用他在思想所学到的本领辩赢了父亲,认为打父亲有理,还宣扬可以用同样的理论证明儿子可以打母亲,这让怒气冲冠的斯瑞西阿得斯忍无可忍,在征得城邦神赫尔墨斯的同意下,斯瑞西阿得斯一把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于1992年由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它同时问世的另一部解读《云》的专著,即《阿里斯托芬〈云〉中的宗教和政治》,也是博士论文整理而来。^②这两部著作是继多佛(Dover)于1968年出版《云》的注疏本,^③以及费歇尔(Fisher)于1984年出版《〈云〉的目的和技巧》之后,^④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仅有的两本解读《云》的专著。^⑤在众多解读《云》的作品中,尤其在18和19世纪大多数注疏家都从哲学和历史层面来理解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并就苏格拉底的“真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以后,^⑥作者的视角可谓独树一帜,不落窠臼,对逻各斯、逻各斯的力量以及人的本性问题做了一番详细、透彻的解释。但是,作者的行文逻辑预设了三个

① 罗译本把这二者称为逻辑甲乙,即“正直的逻辑”和“诡辩的逻辑”,参《罗念生全集》(卷4)《云》之“原剧说明”,前揭,页259;而作者则分别将之译为强逻各斯和弱逻各斯。

② 参 Marie C. Marianetti,《阿里斯托芬〈云〉中的宗教和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ristophanes' Clouds*),Hildesheim:Georg Olms,1992年。

③ 参 K. J. Dover,《阿里斯托芬〈云〉:导言和注疏》(*Aristophanes, Cloud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年。Dover之前出现较多的是《云》的翻译本和校勘本。

④ 参 Raymond K. Fisher,《阿里斯托芬〈云〉:目的与技巧》(*Aristophanes Clouds: Purpose and Technique*),Amsterdam:Hakkert,1984年。

⑤ 这两本专著之后,至今并未见到《云》新的解读本出现。

⑥ 参 Louis. E. Lord,《阿里斯托芬:他的剧本和影响》(*Aristophanes: His Plays and His Influence*),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63年,第四至第六章。

前提:(1)逻各斯只是指狭义的言说、发言或说话的能力,修辞是这种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逻各斯的盟友;(2)《云》只是一部关于语言的剧本;(3)阿里斯托芬针对的只是代表论辩家的苏格拉底。

这三个前提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含有争议,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分别对应剧本包含的三个结局——斯瑞西阿得斯的失败、阿里斯托的失败和苏格拉底的失败。在作者看来,逻各斯就是这三个人失败的根源,因为逻各斯无力抵抗暴力(人的自然本性)。

作者为了突出“逻各斯”的中心地位,追溯了逻各斯的起源,即逻各斯的地位在城邦生活中的“上升”与“下降”;为了解释逻各斯与暴力的关系,也在传统文学(尤其是论辩家的实践)中找出了不少证据;为了说明逻各斯的力量,更仔细地分析了听者的接受心理,由此把人的欲望等同于自然的暴力(参第一章)。作者认为,逻各斯的力量主要体现于它的说服力,这种能力的高下仰赖于修辞技艺的好坏。但说服也需要一定的前提:首先要给说者机会,即停止身体的暴力,让位于语言,先为语言的力量提供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其次,要有听众,即听众愿意听,乐于被说服。因此,修辞的真正作用在于,听者仅仅因为享受了语言带来的乐趣而心甘情愿地更改原来的意见或决定,才算得上被语言说服;如果听的人不是因为语言的乐趣,而是因为身体的快乐,即对方的话满足了他在吃喝玩乐方面的欲望,那么逻各斯就根本没有起到纯粹的修辞作用,反而败给了身体(自然)暴力。

这样的论证很精彩,也可以合理地解释这几个失败。首先,斯瑞西阿得斯败在了媒婆的花言巧语下,但说服他的并非是语言本身,而是自己的欲望,因为媒婆的承诺填补了他在农村生活的寂寞;其次,斯瑞西阿得斯败在了妻子的甜言蜜语下,连带儿子也受到牵连,因为儿子受母亲语言的鼓动,逐渐对物质和权力产生欲望,致使斯瑞西阿得斯身陷困境;然后,斯瑞西阿得斯进入思想所,揭示了思想所的生活内幕,思想所里的人完全忽略人的本性,压抑人的各种欲望,研究毫无价值的琐事,他们的理论对俗事生活来说遥不可及,这便暗示斯瑞西阿得斯的计划可能会失败;接下来的插曲直接说明了阿里斯托芬失败的理由——诗人高估了观众的欣赏能力,放弃了粗俗暴力的场景,想用

纯洁高雅的纯语言作品取胜,却忽略了观众的人性,没有满足他们观看谐剧的真实目的,所以遭到惨败,插曲的直白则加大了主人公失败的可能性;接着,斯瑞西阿得斯的计划果真失败了,因为他只对身体的欲望有反应,只关心切身利益的事,无法学会抽象的理论和修辞技巧,被苏格拉底赶出了思想所;对驳则再次说明,弱逻各斯(即不义之辞)之所以胜出,不是因为他的言辞有多么优美,而是因为他的教育方式和观念满足了普通人的本性;最终,斯瑞西阿得斯用诡辩伎俩暂时赶跑了债主,但他却挨了儿子的打,儿子还扬言要打母亲,因此,斯瑞西阿得斯自己的问题不仅没有彻底解决,还搭进了自己的家庭,他的计划彻底失败,而他的报复则给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带来了毁灭。

由此可见,无论是斯瑞西阿得斯、阿里斯托芬,还是苏格拉底,他们的失败都是忽略人性的结果。斯瑞西阿得斯出于贪念(或生存的欲望)去寻求苏格拉底的帮助,苏格拉底却忽视了学生的本性,这个人根本不是对逻各斯感兴趣,而是把逻各斯当成满足贪欲的工具(生存武器)来学习,这样的动机不仅毁了斯瑞西阿得斯,也毁了苏格拉底;而斯瑞西阿得斯的本性与台下观众的本性一致,他们观看谐剧的目的就是想满足自身的欲望,希望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身体快乐,而非抽象的语言快乐,因而造成阿里斯托芬纯洁的、语言的第一部《云》的失败,阿里斯托芬不得已而做出修改,增添了迎合观众视听需求的场景,使第二部《云》得以流传。

从作者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先把人性降低为生存的欲望,即无异于动物的本能,把人性等同于动物性;然后,她用逻各斯将二者分开,“如果城邦对于身体的存活必不可少,那城邦也是语言的唯一场所”(页20),逻各斯帮助人类建立了城邦,制订了法律,约束了人的本性,使人类从混乱野蛮的自然状态进入到管理有善的政治状态,逻各斯替代了普罗塔戈拉口中的“羞耻感和公正”,成了人类共同生活的政治技艺。因此,当逻各斯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威胁时,整个城邦的稳定都会受到牵连。但作者的论证似乎夸大了逻各斯的作用,也夸大了人性的作用,故而忽视了城邦的本性,即政治生活的诉求。如果城邦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必需事实,那么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道德品质也是

必需的。

斯瑞西阿得斯不仅想满足生存的欲望,还想逃离城邦的惩罚。但是,无论什么方式,逃离城邦的生活都不可能,因为,“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政治学》1253a27-29)。因此,能够逃离城邦的只有两种:一是神,一是动物。斯瑞西阿得斯当然不能成为神,他最后沦为了“公鸡”,就是对他逃离城邦生活的惩罚,而他实际上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被儿子打了。斯瑞西阿得斯失败了,他不能按照开篇的计划学会诡辩之术,让自己脱离苦海,他最终又回到了失语的状态,他无法用语言来回应儿子,但他可以用行动来回答,就是毁灭思想所,而且还得到了城邦神的认可。而真正促使他行动的,并不是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而是因为儿子打父亲、打母亲背后所隐含的“弑父乱伦”的家庭危机。^①苏格拉底的失败不只是在于他忘记了身体之需,他还忘记了政治和道德需求。他蔑视城邦生活,或者不关心城邦生活,他对真理的追求必然要求摆脱城邦习俗和诸神的限制,因为理性思维必然要求绝对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却对城邦的政治生活构成了潜在的危害——弑父和乱伦就是最好的表现,这也必然会殃及自身,而苏格拉底在剧终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火光之灾。至于阿里斯托芬,虽然第一部《云》失败了,但并不代表阿里斯托芬本人的失败。在阿里斯托芬传世的11个剧本中,得头奖的也只有3部,难道其余8部都是因为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谈论《云》的失败,应该与获得头奖的剧本做比较。那一年获得头奖的是克拉提努斯的《坛》(Pytine),获得次奖的是阿麦普西阿斯(Ameipsias)的《孔诺斯》(Connus),因为他们都没有完整作品传世,因此无法做出比较,《云》失败的理由也只能是猜测,但不能仅凭插曲就得出断言。

此外,与其说苏格拉底是论辩家的代表,不如说他是自然哲人的代表。因为,剧本不仅讽刺了诡辩术,也展示了自然哲学的理论,我们

^① 参 Leo Strauss,《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New work; Basic Books, 1966年。